

WEN / XUE / DE / TIAN / KONG

张韧文学评论选

文学的天空

贵州人民出版社

文学 的 天空

WEN / XUE / DE / TIAN / KONG

张 韧文学评论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卢惠龙

封面设计 张彪

技术设计 钱治

■文学的天空

■张 韧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字 印数:(精)0001—1000

■ISBN7-221-03916-X/I·779

■定价:22.00 元



作者丝语

我是在异军侵占下东北一座小城度过了不幸的童年。五十年代念中学时梦想到莫斯科留学，却穿上了绿军装。军旅生活发表的小说小诗，推促我195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64年毕业至今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研究员，还被称作著名评论家。《文学的天空》是我第六部著作，另出版《二十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等十本，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大辞典》。获全国性文学奖励四次，但已是过去时了。公认为有影响的第一部当代批评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一书，在张韧一节中评其为“视野开阔，研究和批评领域广泛，具有严谨的学者风格的批评家”。

我喜欢的两句话是：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照亮世界。

人，为什么生有两只眼睛？一只阅读文字写的辞典，另一只用来领略生活的辞典；一只认识世界，一只审视自我。

前一句话是莎士比亚的，后一句是我自己的。

W · X · D ·

封面设计 \ 张彪
技术设计 \ 钱治

自序

罗高大师有句名言：“希望是坚固的手杖，忍耐是旅衣，人凭着这两样东西，走过现世和坟墓，迈向永恒。”且不说“忍耐”是不是人之征程的“旅衣”，但人倘若生存，不可没有“希望”或需求的。于是，我问自己，一个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评论家，文学批评是你生存方式的唯一希望吗？希望如同梦想。我童年时候做过许许多多梦，即使念初中时开始发表小“豆腐块”，但从来也没有过作家梦，更谈不上批评家的梦，连这个名儿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梦想之一，就是去苏联留学，当工程师。这与今天希望到美国留学的莘莘学子的心情是极其相似的。然而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是不懂得“自我设计”或“自我选择”的，命运听从党召唤。当枯燥的军旅生活迫使出国深造的希望破灭之后，不时写点小诗小文，却萌生了当作家的希望。一九五九年夏考入北大中文系，原以为它是作家的摇篮，可是五年寒窗结束之后，一九六四年分配到被人羡慕的文学研究所，却完全打碎了我当名作家的幻梦。我崇敬的老所长何其芳先生，对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宣布的一条是，三年如果不发表像样的论文，自己打铺盖卷

儿。我虽然对文学评论非常非常不感兴趣，但怕灰溜溜出了文学所大门太丢人。从此夙兴夜寐，不敢怠惰。一九六五年从安徽寿县“四清”回京后，在《文学评论》等几家报刊发表了几篇文章，几位同窗学友在东单小馆里祝贺我成为“本年级同学第一个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因作家梦的破灭而失落的心态，多少得到一点弥补与平衡。虽然我不像一位友人从少年起就想当别林斯基，但评论文章的发表使我朦朦胧胧意识到，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这条荆棘丛生的路，也不妨大着胆子走一走。

一生最好的年华被十年浩劫吞噬了。“四人帮”覆灭之后重新得到研究权与发表权，但人到中年了。新时期文学是在危难时刻发轫的，打破坚冰，拓展航道，恢复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创作与批评在改革开放中展现了当代文学历史从未有过的辉煌。每当拿到刚出版的还在散发油墨香味的新书，抑或获得文学奖时，心情自然也是高兴的，但我更为珍视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以及有挫折有痛苦的这种追求的过程。这种追求不是别的，乃是寻求传统与现代的、东方与西方的文学联结点与契合点。文学当然不是治国安邦之大业，但也不是仕途旁门的垫脚石与敲门砖。我以为文学研究就是文学研究，写文章就是写文章，不喜欢学术文学以外的别的事情。我在自己《小说世界探索录》一书的“题语”中说：“我奉文学为人学，为爱学，心学和灵魂学。”因此说，我的文章与其说是学术理论，不如说是我灵魂驰骋的一小块绿洲，是我给这风风雨雨的人间献上自己心灵的爱。

有些熟悉或陌生的朋友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文学批评的本质与作用是什么？回答是极容易又是很困难的。说它容易，因为许多辞典与教科书对它都有现成的答案；说它难，难就难在文

学批评是个性化的艺术化的，它同一个批评家的美学观、人文价值观乃至他的气质、治学态度及情感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按照一本权威性文学理论著作的说法：“文学批评是在一定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认识、分析和评价。”它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具有指导作用。”但就个人体验而言，我有一个固执的看法，批评是发现，又要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它的局限意识。批评如果停留在作品的解读与臧否评估的层次，它虽重要，但不可忘记了批评功能的一个更深的层次，这就是批评的独特发现以及它作为自主系统的理论贡献。俄罗斯作家们为什么那么尊重、喜欢与崇敬批评家别林斯基呢？因为他们认为别林斯基“首倡权总是属于他的。他的美学鉴别力几乎毫无差错，他的见解深刻入微，而且从来也不含糊。别林斯基不会被表面现象和外界所迷惑，不为任何影响和潮流所左右”（屠格涅夫《回忆录》）。从色彩斑杂的作家作品阅读之中，善于独特的发现与不被潮流所左右，这是别林斯基的批评特征，也该是批评家们共有的批评品格。批评如果总是尾随作品之后释解点什么，那怎能怪罪人家说批评是作家的附庸呢？批评应是自成体系的工程。如果说，创作是对生活的发现，那么，世界上那些杰出批评总是对文学别具慧眼的发现，批评说大了作家想写而未能写出的光彩夺目的东西；道出了读者欣赏中想知而未知的新鲜意蕴。这样对文学作出独特发现与贡献的批评，读者和作家怎能不尊崇而倍受倾赖？

批评应有强烈的发现意识，但批评家还要具备清醒的自我局限意识。评论实践的挫折与痛苦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批评即局限。因为，说到底，批评是阅读作品中你的感知、顿悟、发现与理论的升华，是个人阅历经验的投影和性格、情致与生命的弘

扬。小说是作家的个性产物，批评则是批评家个性的物化。而个人与个性只能拥有自己感知与理解的场并接受这一场的限制，认为批评家可以批评一切那不过是幻想或妄想。我常喜欢提到美国学者马克·萨尔兹曼在《幽默的中国人》一书中叙述的一个故事，他在中国教书时有次在课堂上朗读雪莱·杰克逊的小说《中彩》，它描述美国有一小镇每年举行一次抽奖，居民都要参加，中奖者的奖励是被众人用乱石砸死。听课的中国许多学生困惑不解或感到厌恶——抽奖去死，谁会那么傻冒？其中只有一个学生站出来说，他理解这篇作品，他说他经历过类似的事，“文革”中人们学习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游泳，于是成千上万人跳入湘江，人挤人，人压人，悲剧终于发生了，人们无法挥臂划水，而像开水饺子上下浮沉，许多人被压沉江底而淹死了。萨尔兹曼叙述的故事无意中道出了文学批评的一个真谛。如果将听课的学生视为批评家，那么对于《中彩》只有一个真知的批评家，因为他体验了“集体无意识”会干出“个人独处时决不会干出的事”。其他那么多学生不是不能当批评家，但它说明批评的局限。即使是学识十分渊博的批评家，也有无法体验无法感悟的“死角”。所以对于那些不论什么题材人物与风格流派的作品无不抛掷洋洋洒洒的评论，对这种批评我素来抱有怀疑。然而，不问审美对象无不滔滔不绝，既无发现意识，又无自省与局限意识，在批评生活中难道乏见吗？对于批评它不是建设而是践踏。

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创作家的关系。从哲学层面说，二者当然有其矛盾与对立的一面，但从文学发展过程来考察，批评与创作又是文学道路上两列并驾齐驱的列车，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批评并不仅仅意味“摇头”与“点头”，它灌注人文理

想精神，又紧紧拥抱着生活与文学；它既要有宽容的文化风度，善于理解作家主客体环境的种种难点与创作的甘苦，又要超越读者欣赏线，他们应该是文识、学识、胆识结为一体的鉴赏家，对于好或坏，或好坏交杂的作品，批评要有苛刻挑剔的眼光与恰确价值判断的能力。批评绝非是创作的附庸，又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师爷，他们应是作家的朋友和诤友。据巴拉耶娃的回忆，被称为“冷评家”与“酷评家”的别林斯基，与作家既有不留情面的批评又有浑厚的友情。他对屠格涅夫的作品以至为人，都作过使其极为难堪的尖刻批评，但屠氏仍然十分敬服别林斯基，甚至用他的重要作品《父与子》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批评家，在巴黎逝世前他还嘱咐把自己遗体埋葬在彼得堡沃尔克夫公墓的别林斯基墓旁。人们喜欢谈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高峰，但不要忽略那高峰却是当年的批评家与作家携手双双创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群星灿烂的创作，就不会有别林斯基及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惊世骇俗的辉煌批评。反之亦然。批评与创作相联结又相自立，既相辅又相成，这对于繁荣文学可以说是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普遍性的一条规律。

文学是寂寞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而言，批评家尤其如是。寂寞，并非是表面上清清冷冷，文学时不时还是轰轰烈烈的，甚至被传播媒介炒得很热。说它寂寞，意味着摆脱了名缰利索的纠缠与羁绊，而且它是智者的人生态度。人文主义精神不是今日文坛的一个热点话题吗？论者多为强调文学作品，批评文章体现的理想。但它只是客体的文化底蕴，我以为人文精神尤为重要的应体现在作家、批评家的风骨与精神境界。甘于寂

寞，淡泊人生，自然包括于人文精神的题义。读中外一些名家传记，使我对“智者的寂寞”有了新的认识。马尔库塞大悲悯地感叹，在高科技与商业社会中，“世界统治者正在失去形而上的特征。”大学问家爱默生对于寂寞的事业作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学者理应成‘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更糟糕的是，他必须接受贫穷和孤独——往往如此！他本可轻易而愉快地选择旧路，接受时尚、教育以及世人的宗教，可他宁可背起十字架，历经苦难去寻求自己的出路。”我想补充的一句话是，既然背上了十字架，即终生不悔，背它到底吧！

我很珍重自己这第六本小书。这，不仅仅因为它探索了文学与思维学、文学与现代意识关系这一较新的领域，揭示了近几年文学运行轨迹与某种规律性现象，而且在于，它出世于艰难时刻。商品经济潮水以及各类俗品的猛烈冲击，高雅文学市场失去了往日的轰动与辉煌，特别是文学理论批评书籍的出版变得尤为艰难了。在这艰辛时分，贵州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与出版具有文化品位与学术价值的书，怎能不使我感到欣慰与欣喜呢！当然，我更相信奋击前行的跨世纪文学，将走向再度辉煌。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草就于京寓

目 录

自 序	(1)
突围与误区	(1)
——1994 年“新”字号诸家小说述评	
世纪交替的文学天空	(11)
“文化热”的文学设计及其价值取向	(24)
小说新思维	(86)
文学的新思维与新格局	(99)
是长篇的旋风,还是三分天下	(106)
创作主体个性化与多样选择的时代	(113)
人性与人生的双重奏	(122)
商潮冲击中的文学:危机与机遇	(132)
走出地平线的经济小说	(136)
作家情感与艺术世界的营造	(141)

第二个“伤痕”潮	(146)
绿色家园的失落与重建	(151)
环境文学与思维的变革	(160)
近期小说文学价值意识的演化	(167)
改革的反思：“他回过头看自己”	(182)
审美、历史感与哲学意识的凝聚	(190)
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撞击的亚圣子孙系列	(196)
史诗式的全景观照	(207)
为苏眉一辩	(213)
叙述方式、家庭结构与生活的网	(222)
挚爱与抗争的轨迹	(232)
郭沫若历史剧的时代精神	(251)
真实、真情与审美的融合	(269)
她带来了别一世界	(278)
人生·语言·天籁之声	(287)
回返历史的长廊	(295)
“现代意识与文学”十二谈	(304)
一、现代意识与文学的关系及意义	(304)
二、主体意识的张扬	(313)
三、流贯文学十年的反思意识	(320)
四、潜流的忧患与涅槃的互补意识	(326)
五、纪实性：小说审美的新潮	(332)

六、现代城市意识的失落与寻求	(341)
七、时代的变革与道德的困惑	(349)
八、文化的层次、属性与现代文化意识	(358)
九、变革意识:时代文学的精灵	(368)
十、急遽嬗变的价值意识	(375)
十一、现代小说文体意识的复苏	(383)
十二、这是寻找与确立自己哲学意识的时代	(393)

突围与误区

——1994年“新”字号诸家小说述评

十年之后,当文学史家回眸 1994 文坛时不能不记上一笔旗幡林立的“新”字号诸家小说。不,不用十年,即使今天,不论你称赞或是反对,对这“新”字层出不穷、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你怎能置之不理呢?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新市民小说,新都市文学,新闻小说,加之前几年已有的新写实、新文化、新历史、新感觉、新乡土及新言情、新武侠等各类小说,可谓之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矣。颂赞者对其评价甚高,说它贴近时代生活,显示文学对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应性,文学表现了“少见的活跃”,在当代文学应“占有一席之地”;批评者则认为它们是“迎合的悲哀”,是“贴标签”,是“商业行为”,是“媚俗”,甚至斥曰:“众刊物林立派别的结果,是只能构成对文学的束缚、扼杀、戕害的”,一言以蔽之,这一切是“文坛的‘新败象’。”然而我则认为,“新”字号小说今春伊始,时至今日刚十个月便下断言,结语似嫌过早,它还在变异中。我们不妨将它放在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下,就现象论现象,对各家文学主张与创作实态多作一点具体分析,探其得失觅寻轨迹。

当考察“新”字频繁现象的时候,我以为不能不审视文坛另一频率很高的字眼,这就是“后”,后新时期,后现代,后结构,后文化,后殖民,后乌托邦,后人道等“后”字的排山倒海。你对“新”与“后”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挑剔与斥责,它们自身也确有多种缺陷,但我觉得,“后”与“新”二者出现不是各自孤立而是彼此相关的,不是偶然而而是含有特定时代风韵的。因为,“后”的理论多少看到了新时期文学历史前与后色彩的蜕变,对历史提出了某种阐释与思路;“新”字小说表面上绝对不谈“后”,但它们也在反思新时期文学历史,尤其思考着转型期的文学起点在哪里,跨世纪文学未来究竟应是什么样的面目。就此而言,我认为,“新”与“后”二字乃是考察今日文坛的一个瞭望孔,“后”是企求对昨天文学作出某理论阐释,是历史的告别;“新”字则是诸家文学新主张,它是对于今与明日文学的一种呼唤。

“新”字诸家小说既然从历史反思中寻找自我今日之文化方位,自然痛感到文学所面临的重重包围。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刷,金钱这魔鬼对文学崇高精神的无情亵渎,色情与打斗之庸俗品类脏水泼撒得文学面目全非。“新”字小说尽管文学主张各有不同,价值取向迥异,但它们也有同一追求,都在鼎力的突围。这种闯出包围圈的努力,主要表现于力求提升各自的文化与文学的品位,恢复那曾经疏离的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纽带。“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写“当下的状态”,突现“新闻价值”,等等,不论话语何等有别,但指归是明显的,真诚的人生态度,重在参与,强化文学关注生活热点和百姓的生存状态,在“新”字变异中寻找文学与刊物的新的生存方式,因此涌现了《预约死亡》、《天使悲歌》、《家道》、《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牙买加灯火》、《呆坐街头》和《在小酒馆里》等一批颇有分量的新作。

然而,它们打出新的文学旗号,亮出了引人注目作品的同时,

也暴露了理论与创作的匆促，一面在突围，一面又陷入某种误区。第一，1994年“新”字号小说突围的出发点是追求新型的文体与刊物的独树一帜，但作品往往迷失文体的特定主脑而步入了无特色一般化的误区。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各种文学旗号层出不穷，但它们有名有实各有各的追求。譬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文学主张主要在于创作精神与艺术方法之别，前者主张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而后者则张扬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又如，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为什么是一个不衰败、不消亡的历史话题，其因就在于各自具有与其它流派相别的独异风格与气魄。“新”字诸家小说不是创作原则、不是风格流派之分，总体上它们都属于小说家族，同是一母所生。倘若标新立异，即在小说母体之上与确立各自的文体特点，就是说，在小说这一点上它们是一家，各树一帜的“帜”在于新××体的小说，如新状态应该区别于新体验的小说文体。所以说，“新”字诸家小说必须明确自家文体的主脑是什么，假如它与别家小说毫无二致，也就流于虚张声势而自行消亡了。就以新闻小说而言，它当然是新闻与小说相嫁接的一种文件，但二者并非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其主脑更不是小说，倘若如此它既无新闻性的价值，又与别家小说相混同。只有确立新闻性是这一主体的主脑及统帅的地位，刊物的立足之地，作家的文体追求，读者的欣赏期待，这才有了一个明晰而认同的坐标。《春风》今年刊发的新闻小说，单就技艺而言，难分高下，但从新闻属性论评，各篇价值一目了然。《一部悲剧的制作》开头写道：“儿子把亲生母亲告了，罪名是母亲十年前杀害了父亲。”可是小说丢下了这一新闻事件，却去写扮演母亲的演员如何伤心落泪。请问，读者关注的、感兴趣的究竟是那新闻事件及其包容的社会与人性的内涵，还是一个演员的表演细节？这是不言自明的。《天使悲歌》的审美性不一定高于《制作》，然而它特别注重新闻小说主脑特性的实现。它的主要价值还不是沈阳一家妇